

動盪中的  
西班牙政局

杜若君著

奈川書局出版

1934

MG  
D755.10

月一十年三廿國民  
贈君若社  
館書國中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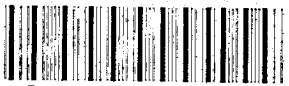
的 中 盪 動

局 政 牙 班 西

著 君 若 社

國 立 國 書 館  
敬 贈

作 者



3 1772 0028 8

版 出 店 書 川 奈

1984

# 目次

	頁數
一 引言·····	一
二 飢餓線上的先進國家·····	二
三 民主與獨裁的循環舞·····	八
四 西班牙改變之史的考察·····	一五
五 政爭中的各派實力·····	二四
六 當前的重要問題·····	四五

## 序

今年春季，我因為個人的工作太輕了，便計劃寫一本書，以消磨多餘的時光。最初的計劃，是寫中國之邊疆問題，後來因為許多困難中途停止，改寫最近各國政局之分析。每寫完一國便零星送各處發表，本書也是最近各國政局之分析的一部分，因為篇幅超過了普通雜誌的徵稿條例，不便零星發表，便攔了起來。夏初，有人計劃出一種季刊，我打算拿這篇稿子去發表，但在助手整理完竣之後，稿子竟不翼而飛了。後來在一種刊物上見到本文以別人的名義登了出來，我纔知道這篇稿子並沒有失落。前幾天因為西班牙又爆發了驚人的大事變，有人要求我將本文印成單行本出版，我便將原稿稍加整理付印了。

本書出版後，銷路也許不很好，但我認為牠對於一般「並非專家」的讀者，還

有一點用處，所以便決定單行出版。不過因為時間迫促，我個人現在又很忙，並沒將新近的事變插進去，很覺愧對讀者。好在將來各雜誌，對於這一定有所論列，足以補本書之不足，請讀者自去參考好了。

若君

一九三四，十月七日。

## 一 引言

文學上的吉珂得先生 (Don Quixote)，宗教上的異端裁判所 (R. C. Inquis)，關牛的奇異的風俗；這些象徵着西班牙國民生活之嚴肅與偉大的事跡，現在雖然已經不很新鮮了；但當人們談到的時候，對西班牙還能激起某程度的驚異。西班牙，這遠離歐陸政治經濟中心的伊伯利安半島上的國家，在歷史上是曾有過光榮的過去的；目前却不很爲人重視了。記者先生們喜歡拿爲普通讀者所關切的事件作題材；所以現在的報紙上雖有時例外的用大字標題刊載西班牙的消息，但却從不在重要篇幅上提起西班牙，如像對於大不列顛，歐洲大陸，華盛頓或者遠東一樣。世界是整個的；發生在任何地方的事變都關聯的影響着整個的世界。人們對於西班牙的忽略是錯誤的。况且驚人的事變現在正在西班牙發展着。



## 二 飢餓線上的先進國家

西班牙對於現代歷史的發展，有莫大的貢獻。遠在四個世紀之前，當英法兩國尚停滯在中世紀的舊時代的時候（自然美國還沒成爲一個國家），西班牙已佔有當時世界的大部地域了。現在大英帝國的「日不落」的威名，據說就是從四世紀之前的西班牙學來的。西班牙比現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更早的統治着美洲的大部領域。現世界上許多的殖民地與領土，是在五個世紀之前經西班牙發現並且經營的。當時在南美洲的西班牙傳教士，比現在的美以美會或者羅馬系的天主教徒之在中國，更有勢力。但當時的西班牙並沒有發展成爲資本主義的國家；所以不久便退出了現代史的舞臺，暗自誇耀其孤立了。據說西班牙人是愛午睡的，在臥榻上的西班牙國民，當時也許會爲回憶他們的光榮的歷史，而忽略了國家的進

西班牙是產業落後的國家；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已經確立了的十九世紀時代，西班牙尙是守舊的農業國家。在一九一四年前，西班牙的經濟狀況，永遠是處在凋零的狀態中。在西班牙的守舊的農民看來；經驗的方法比較機器生產更有意義。政權落在大地主的手裏；無論是農黨的自由主義派或保守派，都企圖制止西班牙往工業化的途中邁進。他們只知道種小麥，植菓樹，釀葡萄酒，榨橄欖油，保護農產；有時雖例外的容許工業的發展，但也須不至與農業利益相衝突。

西班牙的凋零的經濟狀態，使牠漸漸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西班牙輸出牠的農產酒、油、小麥和菓實，換取英、法、美、德、意的工業品。牠雖然有豐富的礦藏，但也正如中國一樣，開採權多半落在外人的手裏。西班牙有時輸出銅鐵鉛錫，換取他國的機器；但工業化在當時的西班牙是很困難的。因為西班牙的工業化，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競爭者的增加；外國的資本主義者是絕不願意使紛



亂增加的。

西班牙是富有天然產物的國家；在理論上牠也應當如英、法、德、美等國家一樣，完成其產業上的革命。但是地主政府支持之下的落後的農民生產與資本帝國主義所給與的壓力，使牠並不能獲得邁進到工業化的機會。直到一九一四年的大戰爆發後，仰恃戰爭的景氣，西班牙才漸漸變成近代化的工業國家。牠也要尋找市場；並且在世界市場上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在大戰期內，牠作了參戰各國沒會預料到的輸出國；但在戰後各國的產業復興中，牠的發展便引起國際資本主義的嫉視了。

戰後的西班牙產業界，激起了強烈的反動。參戰國經濟復興的進展，及國際資本主義——以英吉利爲首，給與西班牙的壓迫，使他的經濟機構蒙受了不景氣的重大打擊。在一九一九年還是入超的西班牙，到一九二〇年在對外貿易上就呈

出了逆勢。生產成本費的提高，使他的幼稚的產業，並不能抵抗國際資本主義的攻勢。加達魯尼亞（Catalonia）的紡織業與礦山業的經營者，都為生產過剩與產業萎縮所苦；加上對摩洛哥戰爭所造成的財政上的困難，使戰後西班牙的經濟界，呈出了空前的不安。

一九二九年爆發的普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是最先從農業部門開始的。西班牙雖然已經有了幼稚的工業，但作為其經濟活動的中心的，還是農業。所以也如其他農業國家一樣，西班牙是很早就已遭受了此次經濟恐慌的打擊。農產品的輸出有驚人的低落。作為西班牙輸出貿易的大部的小麥，橄欖油和葡萄酒，有半數以上的降落。而政治的不安，又使反動的皇族和地主們紛紛向銀行提取其存款，造成了金融的不安。金融的流通大半停滯了，資本的周轉漸漸遲緩。而各國經濟的國家主義之發展，又使西班牙的全經濟機構失去了平衡。工廠停閉了，

大量的生產機關廢棄不用。工人被逐出生產機關，流離在街頭上。農田荒蕪着，幾十萬農夫失掉了工作。在一九三一年共和政府建立後，西班牙的經濟狀態仍是淒慘的。共和政府並沒有準備把西班牙帶到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爲着不使民衆餓死，西班牙在經濟上應當脫離殖民地化的可能狀態；但這是要遭受國際資本主義的反對的。爲着救濟本國產業不至繼續破產，必須開闢國內市場，就是增加二千三百萬瘦弱的國民的購買力；但這又必須作農業的革命，完全毀除舊的經濟機構，消滅大地主的統治權，給土地與農民。但共和政府只能繼續着西班牙歷史的循環轉變，並沒有從貧困中救出了西班牙。

西班牙全國現在正爲貧困與不安侵襲着。大衆被迫到飢餓線上，只有少數的貴族，地主，教士和資本家有喫食權。安達洛西（Andalusia）和愛斯卓莫丟拉（Estremadura）的農民的貧困與飢饉，都達到了殘酷的程度；也像中國或日本災

區的農民樣，多半吃着草根樹皮，而全國大部的國民，都得不到一頓晚餐，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的不安是必然的反應。從共和政府建立之後，暴動與騷亂就在全國各地不停的發展着。

隨着世界經濟恐慌的繼續惡化，刺激着西班牙的全部經濟機構破產了，鐵的生產幾乎完全停滯，二當得耳 (Sanander) 等臨近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的海口，再沒有很多英德等國訂購的生鐵運走了。加達魯尼亞的紡績業大半停閉。因為革命與騷亂的爆發，全國的富豪和貴族都把珍貴的私產運到法國去保藏；據說法國 巴央納 (Boyonne) 騙案造成的一原因，就是因為西班牙的逃難者過於信任了史達維斯基的僞債權。這些逃難者並且是國內大量現金的保有者，他們爲着安全，從銀行裏把存款提出，加重了金融恐慌。在一九三三年前九個月，西班牙的金保有量還有和意大利 比利時等差不很多的數量，但到現在却大量的流出。有的人

把現金提出，窖藏起來，不使流通；皮斯太（Popestas）跌價了，全部經濟組織都陷入不景氣的混亂中。而政治上的不安，使政府並沒有救濟此種危局的能力——其實就讓是平靜，現政府也沒有從貧困中救出西班牙的方法——這樣具有光榮的歷史的近代先進國家，是已達到飢餓線上了。

### 三 民主與獨裁的循環舞

十九世紀以來的西班牙，在政治上是民主與獨裁跳着循環舞的。專治的君主制與個人的武力獨裁，都被共和所推翻，而共和也屢次為反動所消滅。作為西班牙自由主義的大憲章（Magna Carta）的一八一二年的民主的憲法，曾在拿破崙的援助之下推翻了波旁（Bourbons）王朝的斐迪南第七（Ferdinand VII）的殘暴的統

治；但不到兩年，自由黨的革命運動就被復辟後的斐迪南政府壓下。一八二〇年軍隊的叛變，又激起了不滿波旁王朝的革命運動，城市的革命委員會（*Junta*），在燒炭黨的領導之下指揮工人的活動，斐迪南被迫變作憲政制下「俘虜的君主」；但不到三年，革命又被歐洲的反動潮流征服了。恢復了專治權之後的斐迪南政府，其殘忍與荒唐比任何反動的歐洲國家都徹底。一八六八年波旁王朝的伊薩伯拉女王（*Queen Isabella*），因為政績的腐敗，被叛變的軍隊逐出國外；此後七年間的西班牙，沒有正式政府成立。臨時政府在軍閥的支持之下只維持了一年之久。這時反動派與教士、僧侶便乘機擁立霍亨索倫王朝的太子魯波耳得（*Prince Leopold of Hohenzollern*）為新王朝的後補人；但終為自由派擁立意大利沙宦瓦（*Savoy*）王室的太子亞美第·沙宦瓦（*Prince Amadeo of Savoy*）——即意王厄曼紐耳第二（*King Victor Emmanuel II*）之幼子——為西班牙王，建立一種自由的君主政體

。但不到兩年，又因爲反動派教士的反對與革命情勢的緊張，被迫退位，離開了西班牙。

西班牙第一次共和政府的建立，是在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一日；但因爲根基不固，總統朝登暮易，不到十一個月這第一次的共和政府就瓦解了。一八七四年一月三日，共和政府倒塌，政權落到一個過渡的臨時政府手裏。後來因爲自由黨領袖薩甘斯托（Sagasta）與保守黨領袖卡斯第落（Canovas del Castillo）的妥協，到了同年十二月，經薩甘斯托的宣佈，擁立波旁朝伊薩伯拉的十八歲的兒子亞豐嶺第十一（Alphonso XII）重建君主政體。此後直到一九三一年亞豐嶺第十三退位，有半個世紀之久，西班牙的政治停滯在反動的君主制度中。

反動與革命在西班牙是跳着循環舞的。雖然保守黨與自由黨聯合政權，也不能阻止人民對於反動的君主制度之不滿。一八九七年保守黨的首領被無政府黨員

暗殺了；半世紀以來沉睡着的共和運動，又覺醒起來。在二十世紀的開端，革命的西班牙民衆，已經組成了許多政黨；隨着新興產業的發達，勞動運動也覺醒激化了。到一九一七年，反對君主制度的革命運動，漸漸強烈起來；議院重新由革命者建立，含有革命性的總同盟罷工不斷的爆發着，君主政體的崩潰，只剩了時間的問題。但不久又因爲加達魯尼亞大資產階級的叛變，革命又失敗下去。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西班牙是已陷在經濟的危機與政治的不安中。革命運動之積極的發展與政黨鬭爭的激化，使內部的變亂嚴重起來。政界完全陷入混亂的狀態，議會失去了運轉政治的機能，被罵作一羣腐化政客集團。內閣的更迭，平均不過每半年一次。而摩洛哥戰爭的失敗，與經濟恐慌財政危機的深化，使當時的西班牙已面對着革命了。全國的保守勢力，雖然重新團結起來，但革命者有利那間把西班牙推到一個新時代的趨勢。爲着革命運動的防止，終於在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反動勢力支持之下的里維拉（Primo Rivera）獨裁政府出現了。此後直到一九三〇年一月，西班牙的政治是比意大利、波蘭更徹底的陷在個人獨裁的統治之下。

革命已面對着西班牙，反動的獨裁制不但不能從不安中救出西班牙，並且給與革命運動以有力的刺激。到一九三〇年一月，里維拉的獨裁終於被推翻了。當時的西班牙，徘徊於民主與獨裁的歧路上；因為獨裁統治的失敗，西班牙的國民不能不在民主政治中另找出路。為革命勢力所恐嚇的反動勢力，乃以貝倫圭將軍為中心，計畫改君主專治為憲政制；但革命已爆發於全西班牙的各地，貝倫圭並不能在危局中尋覓新的道路。到一九三一年初，君主制的末日降臨了。雖然反動勢力的集中內閣屢次更迭，但在政權的基礎日益動搖的時候，已不能再繼續維持君主政體的殘壘。到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共和國又第二次在西班牙出現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共和政府的建立，並沒有經過流血的慘劇，迫使亞豐鎮十三逃遁的只是四月十二日舉行的地方議會選舉，及民衆擁護共和的熱情。當共和政府建立之後，全西班牙的民衆，爲着慶祝革命的成功，曾費了整整三天的時間。人民將一切希望都交付給新的政治制度了。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九日施行的新憲法中，第一條明白規定「西班牙爲勞動者共和國」；但是革命後的新政府，不但沒有作出許多人民所希望的事，而且其反動與無能力竟勝過腐敗的君主制度。所以新政府於四月中組成，不滿政府的革命與流血的事變竟在五月爆發了。此後西班牙的全境，又都瀰漫着革命與騷亂的氣燄。內閣仍是不斷的更迭，內閣的壽命有時比亞豐鎮十三時代更短。而西班牙的經濟恐慌與社會的不安，更日漸惡化。共和制度的無能，使西班牙的人民又不能不在反動的獨裁中另謀新的道路了。所以從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起，政治與社會的不安，使西班牙的政局又日益右傾起來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及十二月的選舉，右派諸政黨的勝利已成爲不可否認的事實。從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起到現在，尙不到十個月，就有六次的內閣更迭。在這期間：阿柴那 (Manuel Azana) 內閣，羅魯 (Lerou Alejandro) 內閣，里奧 (Martinez Barrios) 內閣，羅魯 內閣，第二次的 羅魯 內閣，桑貝圭 (G. Sanper) 內閣，交替着支持西班牙的殘局。但政治的不安，仍不能使西班牙脫離出危難。這幾任內閣都會採取過較不徹底的右傾的獨裁政策，而法西斯蒂運動也在這期間公然的活躍起來。從前被革命勢力壓倒的反動政治集團，又高傲的成爲現政府幕後的支持者。雖然這種變動激起了農工無產階級大眾的不滿；但重建里維拉式的獨裁政府或波旁王朝復辟的話，又有人重提起來。假如西班牙政局的演變是取着民主與獨裁的循環的定命論的方式，那麼未來的西班牙政局，誰又能預料不拋棄共和重建獨裁制度呢？

#### 四 西班牙改變之史的考察

假如事情的演變是循着宿命論的道路，則西班牙政局的變化是很簡單的。但宿命論的本質就是錯誤的；所以獨裁與民主不能永在西班牙循環着。十九世紀上半的革命，是當時歐洲革命運動的反應；革命之爆發於當時的西班牙，正如爆發於歐洲其他的國家一樣。而斐迪南第七的反動，也不過是十九世紀歐洲反動政局的一環。西班牙第一次共和國的建立與倒塌，說明了地主、教士、與貴族等反動的集團在政治上的勢力，即自由主義者的共和運動，不適合於封建勢力佔着優勢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西班牙。而在農業佔着經濟活動的主要地位的時候，農黨——即貴族、地主與教士支持之下的政治集團，自然是擁護君主政體。當時西班牙的政權，落到農黨的手裏，國家變成了地主支配之下的工具。這種局勢安靜的

渡過了十九世紀的末葉。接着資本主義世界鬭爭的激化，使西班牙的殖民地連最後的一塊也失掉了，國際資本主義及本國的工業化，給與保守的西班牙的壓迫，使這先進的國家激起了新的革命運動。在二十世紀的前十年，共和黨，反宗教派及國家主義派等政治活動佔着重要的地位；而社會民主主義及工團主義之發展，使勞動運動也獲得不可輕視的地位。同時革命進行中的階級的區別也愈覺顯明了。在一九一七年的反君主鬭爭中，共和黨、社會黨、工團主義者、及加達魯尼亞派的聯合戰線，有使君主政體立時傾圮的可能；但加達魯尼亞的大資產階級因為並沒有領導革命運動的能力，甯願守着君主制的反動的殘壘。爲着避免革命的爆發，他們竟與帝制派妥協。但在大戰後，西班牙的左翼勢力，又有學着俄國來一次大的政變的形勢；而摩洛哥的革命運動，又威脅着西班牙帝國光的榮。爲着從困難中救出反動的西班牙，里維拉的獨裁政府出現了。在里維拉政府中，國家權

利與金融寡頭、大地主、高利貸者結托起來，企圖發展其國家資本主義；但地主與新興產業的衝突，使這種結合並沒有可能。而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又造成了西班牙與國際資本主義的衝突。這樣，代表農業利益的君主政體，既阻撓本國新興產業的發展，又與國際資本主義的利益衝突；終於在一九三一年四月，波旁王朝不能再維持其統治權了。這不但是君主政體在西班牙的崩潰，而且是舊的經濟制度之瓦解的表徵。

革命嚇倒了亞豐鎮第十三的統治；但奪取政權的却不是革命份子。參加新共和政府的主要政治勢力是急進黨、社會黨、加達魯尼亞派社會急進黨、及一部份參加共和運動的王黨；左翼諸黨却被接除於新政府之外。新政府雖然名義上爲「勞動者共和國」，實際上是反革命派藉革命的掩飾組織的投機政府；原因是革命被盜賣了。在一九三〇年，當保守勢力感覺革命者有奪取政權的可能時，便開始

參加革命運動了。莫拉 (Miguel Maura) 與柴摩拉 (Alcala Zamora)，都是代表大地主與高利貸者參加共和運動去奪取政權的。結果，仰特大富豪的輸將，柴摩拉奪取了政權。而他的一舉一動，自然也都適合於一般富豪的心理。共和政府和亞豐鎮王室一樣，設立軍隊、警察與偵探，彈壓澎湃的革命運動。柴摩拉與貝倫主將軍之間並找不出多少區別；自由黨領袖羅曼農斯伯爵 (Alvarode Figueroa Remanones) 曾因反對獨裁被專治的獨裁政府科以五千皮斯太的罰金，而共和政府則更沒收他的土地。共和與舊制度之間並沒有什麼差異，僅不過是政治領袖換上一批新貴罷了。

西班牙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的不流血革命，是反革命的投機份子藉革命勢力的支持造成的。所以除去在有幾條政策上披着虛偽的革命外衣外，骨子裏仍是徹底的反革命政府，新憲法雖定「西班牙為勞動者共和國」，但這是僅以十八票之差

(一七〇對一五二)戰勝了草案的「西班牙爲民主共和國」的。新政府曾使政教分離，也曾施行過不徹底的農業改革；但困苦的農民與豪富的地主之間的差異，仍很深大，教會仍是安全的存在着，甚至成爲保守勢力的大本營。所差異的只是從英國殖民政策之下，暫時轉變到法國方面罷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西班牙革命的性質，是很難確定的。從牠的求自由這一點上看來，有些近乎法國的大革命；但從其變化上說來又有些近乎一九一七年三月的俄國革命。不過法國因革命建立起德謨克拉西的制度，而西班牙却造成了「共和的獨裁」；革命在俄國從克倫斯基過渡到蘇維埃政權，而西班牙却停滯在資本主義德謨克拉西的舊圈套中。

在共和政府組成後，政權落到大地主富豪的代表人柴摩拉與莫拉的手裏。柴摩拉是革命後的臨時內閣總理，同時是一位熱心的天主教徒。在他的內閣任內，



曾爲着討論憲法第二十六條關於政教分離的草案時，提出反對而辭職。而柴摩拉的助手，內務部長莫拉——一位與柴摩拉具有同樣意義的人物——也同時辭職。繼柴摩拉而起的是阿柴那內閣，阿柴那在革命後的騷亂期中，曾以陸軍部長的機會鎮壓過變亂。在議會中支持他的是左派共和黨及社會黨。接着急進黨與保守黨支持之下的柴摩拉又被選爲共和國的正式大總統。這樣，使本來就帶有反動性質的阿柴那內閣，更加右傾了。

革命後的西班牙議會，並沒有左翼諸勢力參加。因之革命仍然是對阿柴那政府取着攻勢。而阿柴那在議會中的支持者間的不調合，及各省的不統一，又造成了阿柴那政府的危機。在一九三三年阿柴那政府的崩圯時期到來了。大眾不滿意投機的阿柴那，而阿柴那對革命的騷亂又表示無力彈壓；一部分人民走向右傾的道路。終於在一九三三年九月的憲法保障法院代表選舉後，阿柴那政府不能不出

於第三次的辭職了。

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的選舉中，右派獲得空前的勝利，所以右翼的觀察者都興奮的揚言着不久將有右傾的政府出現於西班牙；結果，是右派急進黨的羅魯內閣出現了。羅魯是急進黨的首領，右傾勢力的代表；在某幾點上是可以與皇黨合作的。他反對阿柴那政府，更反對左傾（？）的社會黨參加政治。他主張西班牙應成爲「布爾喬亞的守舊的共和國」，像法國那樣的。從阿柴那政府成立後，他就首先立在反對的地位。在他的政府成立後，露骨的採取了右傾的政策。但只有二十三天的短短的壽命，即因不得議會的信任而倒塌了。

羅魯內閣的短命，說明了右傾勢力之政治地位的不很鞏固。爲着緩和及避免議會中社會黨的反對，改爲以巴里奧爲領袖的急進黨內閣。在這時期內解散了制憲議會。但政府的右傾更激起了農工革命運動之發展。在當時的西班牙，騷動成

爲通常的事件。爲着革命勢力之彈壓，右翼諸政黨又活躍起了。從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起，西班牙的政局又有面對着革命的可能了。而右翼的政治勢力，也有了驚人的發展。在十一月十九日及十二月三日的議會選舉中，右翼勢的力竟獲得較左翼諸黨（社會黨及左派共和黨在內）多出百名以上的票數。而從前里維拉的餘孽及越獄潛逃的大資本家瑪耳奇·約翰（March John），也獲得選舉的勝利。據說從那時起，瑪德里的要人們，沒有誰再熱切的談論着共和制度了。

因爲右派獲得空前的勝利，羅魯內閣又第二次出現了。巴里奧內閣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辭職，論理應當由右翼勢力的代表農黨與天主教行動派組閣；但因爲右翼諸勢力之妥協未能完成，所以暫時仍由右傾的中間派急進黨出來組閣。但又因爲內閣內部意見的不合及農黨的不滿，到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內閣又不能不出於改組。到三月三日當羅魯與農黨領袖會商之後，內閣又重新組成了。

羅魯現在已是七十歲的人了。他的保守的思想與行動，使他在某幾點上有和右翼諸黨合作的可能。他並且曾作爲右翼政權的代理者出而組閣。但我們也不可忽略：羅魯的政治生活是從共和主義的立場開始的；現在年齡雖使他趨於保守，但他是絕不能於此自毀其政治立場的。所以在柴摩拉總統釋放因運動復辟而被捕的政治犯的命令頒布後，爲着保持其政治立場，羅魯不能不出於第三次的辭職了。繼羅魯起而組閣的，是羅魯內閣中的閣員桑貝圭；桑貝圭內閣的組成，正如第一次羅魯內閣倒塌後的巴里奧內閣一樣，僅只是內閣總理的更易，在政策上是沒有大的變動的。

## 五 政爭中的各派實力

法國政黨數目的多，嘗引起政論家的驚異。但在現世界中尚有尼與法蘭西美的國家，那就是西班牙。西班牙政黨的數目，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參加選舉的就在四十個以上。單只在議會中佔有席位的也有二十個之多，而議會之外的政治團體，在政治活動中更佔有大的勢力，常以引起內戰作為對於現政府的要挾。這就說明了爲什麼舊的德謨克拉西在西班牙失去了連轉政治的機能；和爲什麼獨裁成爲西班牙的需要。

西班牙的社會關係，比較的說來是簡單的。西班牙的國民一向是生活在兩個極端上：一方是貴族、地主、教士及少數的大資產階級，一方是貧苦的大多數的農工。像在別的國家樣的社會的中堅勢力的中間階級，在西班牙的勢力是很小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政治鬭爭的激化是必然的現象；而政治鬭爭的戰線，自然也很顯明。

政黨在西班牙也如在他的德謨克拉西型的國家樣，畫分爲右翼及左翼。假如我們承認有所謂中間派的存在，那麼在西班牙是也有中間派的政黨的。不過在嚴格的意義上，只有右翼與左翼的區別是比較顯明的。

右翼政黨中的主要勢力是農黨 (Agrarian) 與天主教行動派 (Catholic Action)。農黨是代表大中地主的經濟利益的政黨，帶有極濃厚的保皇色彩。他在西班牙的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亞豐鎮時代是政權的掌握者。但在一九三一年的革命後，其勢力漸漸消失了。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當共和政府失去民衆的同情，右翼勢力逐漸抬頭的時候，他便乘機企圖獲得其昔日的勢力，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完結後，農黨竟獲得了八十八席的勢力，成爲議會中的第二大黨。

天主教行動派是以天主教爲基礎的組織。天主教在西班牙歷史上具有光榮的地位，斐迪南的統治權的維護者不是軍隊，而是使民衆服從皇帝的天主教會的宣傳。所以天主教在君主制時代不但保有大的政治勢力，而且由國家給與許多權利。在革命之前，西班牙的國民全都是天主教徒；不是天主教徒的差不多只限於外國人。國家每年給與教會五千萬至六千萬皮斯太的津貼。但在革命後，天主教會的勢力却受了很大的打擊。而天主教行動派的政治勢力，自然也被消滅了。到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因爲右傾勢力的抬頭，天主教又乘機企圖活動；其主要的機關報 Cruzifixion (Croix) 與 The Debate (El Debate) 又活躍的來。他們的舉動很合乎一般富豪的口味；所以一般富豪對於他們的活動，也都踴躍輸將。他們在各社會層間具有很大的勢力。他們的宣傳能使想推翻資本主義的工人，害怕贖神，報在婁子，而畏縮起來。所以近來冷落的天主教堂門口，又有成羣結隊的人們去祈禱了。

。婦女們也多半從政治俱樂部跑到阿卡則（Acazcar）的面前去宣誓；面巾與彌撒經又成爲時髦的東西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天主教行動派以蓋耳·洛比（Gil Robles）爲領袖與右翼諸黨組成了政治鬭爭聯盟。在政治鬭爭日趨激化的時候，右翼諸黨高叫着「守舊的應該不分派系」。同時因爲婦女獲得選舉權，在一九三三年的國會選舉中，守舊的西班牙婦女，給與右翼諸黨以莫大的支持。所以天主教行動派在此次選舉中，竟意外的獲得六十二個議席，成爲西班牙議會中的第三大黨。

在右翼諸黨中還有新興的法西斯蒂運動。這一運動以前獨裁者里維拉的兒子爲領袖，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也居然獲選。法西斯蒂在西班牙，是與比利時和法蘭西的法西斯蒂運動有關聯的關係的。比利時的法西斯蒂團體之一，國際反共鬭爭中樞（Centre International de Lutte Active Contre Le Communisme 簡稱 Gilace），在一九三二年底成立了西班牙支部，總機關設在瑪德里。西班牙的



Ciaca也與比利時的Ciaca一樣，在一九三三年四月用西班牙文發行了反共文集（Archive Anticomunista）。而法西斯黨的團體，也在西班牙Ciaca的指導之下組成了。這一團體以反共反革命並擁立亞豐鎮復位為號召；所以在政治鬭爭日趨激化的西班牙很容易引起大富豪及波旁王朝的同情並與以支持及援助。在一九三四年初，小里維拉將其領導之下的法西斯黨團體改為「職團黨」；據說西班牙的閒人如大富豪、紳士及瑪德里的名流，都會參加。

此外的右翼政黨，還有保皇黨及巴斯克國家主義派。前者因為皇室及大部分的地主與守舊的老國民的援助，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也得到很大的勢力。

前述五大右翼政團，是顯明的揭着右傾的旗幟的。從一九三二年起，右翼諸黨就逐漸活躍起來。在一九三三年的騷亂中，右翼諸黨也是主要的參加者。在阿榮那政府時代，有許多高級軍官曾為運動復辟而被捕。一九三三年的騷亂，據說

是右翼諸黨故意激起，作爲推翻共和的借口的。保皇黨在退伍軍官方面的宣傳，造成了大的勢力。據說前陸軍總參謀長戈德將軍，就是因爲領導復辟而被放逐於加那利島（Canaries I.）的。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季，因爲右傾勢力的抬頭，右翼諸黨逐漸成爲政治上的支配者。到議會選舉揭曉後，左翼諸黨在議會中的勢力，幾乎完全被右翼諸黨佔去了。總計在四百七十三名議席中，純粹的右翼政黨，就佔去了二百零七席。所以第二次的羅魯內閣，會因爲不得右翼諸黨的同意而改組，在一九三四年初組成的羅魯內閣，事實上完全是右翼政權的代理者。而這第三次的羅魯內閣，也終於因爲對於共和的不得已的忠實而被迫辭職了。繼羅魯而起的桑貝圭內閣，也是奉着右翼諸黨的命令出來暫維僵局的。和羅魯一樣，桑貝圭也是右翼政權的代理者。

西班牙的左翼政黨，嚴格的說來只有共產黨、無政府黨、工團主義者等。在

前面我們已經說及的西班牙的社會關係，是貧富兩極端的對立。這種對立在封建時代，是貧農對於地主及貴族、教士的鬭爭；但自西班牙的產業，跨上現代化的道路後，勞動運動也接着興起了。最早的無產政黨是由無政府主義者所組成的團體；後來維也那第二半國際系統之下的西班牙社會主義勞動黨（*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Spaniens*）也成立了。到一九二一年四月後，由社會主義勞動黨分裂出共產黨來。據說當時的共產黨有黨員一萬人；這數目恐怕不很可靠。直到現在，共產黨在西班牙還沒有取得重要的地位。這一方面固然是社會黨系統之下的工人不接近共產主義；同時共產主義的宣傳也很難改變西班牙工人的守舊的意識。如我們在前面所已說過的，守舊的工人恐怖賸神，不敢順從激烈分子的意見；所以不但布爾塞維克不易取得其在西班牙的同情者，就是托洛茨基的勢力也不易侵入。據蘇聯的消息：在一九三零年前後，革命運動激化的時候，西班牙共產黨

最初僅有黨員五百人；後來隨着革命運動發展，才增加到一萬八千人，青年團員一萬四千人，而其直接領導之下的有組織的工人也僅有十二萬。這在政治鬭爭的戰線日趨顯明的西班牙，是怎樣渺小的數目啊。所以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西班牙的共產黨僅獲得一個席位。

在西班牙佔有大的勢力的左翼政治團體，是無政府主義及工團主義系統之下的團體。雖然兩者在議會中都沒有一點地位，但在全國的社會勢力是很大的。幾年來西班牙內部的不安，多半是由他們所領導的。雖然布爾塞維克自詡爲是現世界唯一主張用暴力奪取政權的政黨；但在西班牙領導大衆作暴動與罷工等反抗政府運動的却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系統之下的團體。他們只有羣衆，在議會中沒有議席；反之，共產黨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却攫取了一席的地位。

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政黨，是西班牙無政府黨協會（*Federacion Anarquista*）

Iberique 簡稱 F. A. I. )。他們統有大量的工人羣衆，在幾年來的反政府運動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工團主義 (Syndicalisme) 在西班牙也擁有很大的勢力。在他的領導之下有握有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心勢力的全國勞動聯盟 (Confederation Nationale de Travail 簡稱 O. N. T.)；這是在一九一一年就已組成的西班牙最早的勞動運動團體。他們與無政府黨協會聯合起來，形成西班牙最大的勞動運動的中心勢力。他們在理論上反對布爾塞維克，反對社會黨，反對法西斯蒂，更反對亞豐鎮的復辟。雖然有人推測他們曾受社會黨工會的津貼，莫斯科的援助，皇室的支持；但從來沒有任何証據，能說明其強大的勢力的來源。他們在幾年來的暴動中，曾劫奪過兵營，佔領過市政府，建立過「自由共產主義共和國」，及許多重大的反抗政府的事件。他們的軍備品，據政府所搜到的，除去沒有破類外，據說足供一師

步兵的應用。但他們內部的裂痕也是很深的。在 O. N. F. 內部，有兩派勢力、暗鬥很烈，一派是左傾的大多數派，他們與 F. A. I. 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派則爲皮斯泰那 (Pastana) 領導之下的投機派。前者是主張暴力政策的；後者則認爲：「革命的目的不僅在劫奪兵營與市政府」，而主張與現政府合作的緩進政策。現在皮斯泰那固然被開除了，但這種分裂却使 O. N. F. 的勢力日趨薄弱。至少是投機派的 O. N. F. 份子多半歸於社會黨領導之下了。

假如社會黨及左派共和黨也可以被認做左翼政黨；那麼在西班牙的左翼政黨中，還應當加上社會黨、急進社會黨、獨立急進社會黨、左派共和黨及共和行動派等。雖然他們在議會中都佔有不很大的勢力，但左翼政黨之參加議會的，仍是以牠們爲支柱。

社會黨在一九三一年革命後，是西班牙勢力最大組織最完善的政黨。牠是第

二國際的西班牙分部；所以在主張上也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一樣，反對用暴力奪取政權，而主張合法的議會政治。牠們之反對極端左派的徹底革命論，有些像法國的社會黨，所以在一九三一年革命後的騷亂中，牠就採取了與政府合作的政策。

在社會黨的領導之下，有與 O. N. F. 並立的全國很大的工人團體「勞動總同盟」(Union Generale des Travailleurs 簡稱 U. G. F.)。牠的勢力達到各種工人的組織中。在一九三〇年底牠還只有會員二七七·〇一人。到一九三二年六月就有一·〇四四·五四〇人了。到最近因為遭受到政府壓迫的刺激，其勢力更趨堅固。這一方面是 O. N. F. 內部分化的結果；一方面也是社會黨向來就採取與保守的西班牙國民性相切合的緩進政策。

社會黨在一九三一年革命後，是阿柴那政府的支持者。當時在議會中牠有一

一六名議席，阿柴那內閣中有三名閣員是屬於社會黨的。他們與政府合作，再不領導工人去作革命運動了。C. S. B. 鼓吹和平，要工人等待，所以在一九三三年要對無政府黨及工團主義者的革命運動與以殘酷的彈壓。並且爲着避免羅魯領導之下的急進黨的攻擊，更不惜卑鄙的與羅魯妥協。在阿柴那政府時代，牠曾與左派共和黨支持內閣，與總統柴摩拉及急進黨、保守黨對抗。到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急進黨的巴里奧內閣組成後，社會黨竟默認的與其妥協了。到十一月及十二月的議會選舉時，國內政治鬭爭的戰線已經明顯的畫出；再沒有右翼或真正的左翼到社會黨中來了。西班牙社會黨的孤立的作戰，也正如其法國的同志們樣，在新政府中被擠下政治的舞台了。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社會黨的議席降落到五十六名，而二、三次的羅魯內閣中，都沒有社會黨的勢力存在。在一九三四年三月，政府更解散 D. G. E.，雖然社會黨曾揚言：政府如取締社會黨，社會黨



即準備內戰，但事實上也僅只是一種誇大的宣傳而已。當 D. G. F. 解散之後，我們不但沒見社會黨有任何強烈的表示，就是其將與極端左派合作的事也變成對現政府的妥協了。社會黨在許多國家中，已被右傾的潮流所沖倒，例外當然也不會存在於西班牙。

急進社會黨在一九三一年革命後，曾有不小的政治勢力。在議會中保有六十七名議席。在阿柴那內閣中曾有兩名屬於急進社會黨的閣員。在一九三三年六月第二次阿柴那內閣倒塌的時候，其黨魁托明固 (Marcelina Domingo) 且曾嘗試組閣。他們本來是在保留條件之下與阿柴那政府合作的，到第三次阿柴那內閣組成之後，中間曾發生過分裂，就是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該黨的閣員托明固和伯倫斯 (Pernas) 之間，發生了贊助政府問題的衝突。結果是托明固被革去急進社會黨黨魁的資格；另外換上了新的黨魁奧爾達 (Ordas)。第二次羅魯內閣中，曾有二

名急進社會黨的閣員；接着該黨內部就分裂了。右派傾向羅魯的急進黨。左派則由托明固領導傾向阿柴那的共和行動派。後者脫離了原來的組織變為獨立急進社會黨。到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揭曉後，獨立急進社會黨只獲得四名議席，而原來的急進社會黨則僅獲得一席。

共和行動派是由阿柴那所領導的政黨。在一九三一年的革命後，牠在議會中並沒有多數的議席。到阿柴那的第三次內閣倒塌後，其勢力也逐漸消失了。僅依恃阿柴那個人的政治地位，在第一次羅魯內閣中有該黨的一名閣員。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揭曉後，該黨僅獲得五名議席。

此外的左翼政黨，在議會中都沒有很大的勢力，而其社會勢力更談不到。總計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左翼政黨有八個之多，僅獲得九十四名議席；比較前次議會中單只社會黨的勢力還不如。這固然是左翼諸黨在選舉運動中缺乏

密切的聯絡與努力，最大的原因還是左翼的阿柴那投機政府在革命後並沒有滿足國民的希望。所以當革命後不久，就有民衆以暴力謀推翻政府的事變發生。而大多數失望的民衆，又多半誘於右翼諸黨的宣傳，眼向右邊看着走去了。這將促使此後西班牙政局之更趨右傾，左翼勢力之更趨薄弱。不久的將來恐怕有許多不革命的左翼政黨走向右傾；而極端的左翼分子在現況之下既得不到合法的活動，恐將更認定議會之外的暴力鬭爭的必要了。政治鬭爭的戰線，此後在西班牙將更趨明顯；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以及布爾塞維克，現在已跨上革命鬭爭的新途程了。

中間派諸黨，在議會中佔有較左翼諸黨更大的勢力。在一九三一年革命之後，牠們作爲投機者參加議會。當革命運動在西班牙日趨活躍的時候，右翼諸黨爲着其政治勢力的保持，不能不與中間派合作，而中間派諸黨爲着獲得貴族、教士

地主及少數資本家的援助與支持，也自動的採取與右翼合作的政策，所以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中間派諸黨竟獲得一百七十名議席。

中間派的大黨，是由羅魯所領導的急進黨。牠在一九三一年的革命之後，就與阿柴那政府立在對立的地位。牠們反對任何左傾的思想與行動，就是投機的社會黨及由牠所支持的阿柴那政府的不徹底的左傾政策，也為急進黨所反對。所以在阿柴那第一次內閣成立之初，急進黨就與守舊的總統柴摩拉及保守派等聯合起來，與阿柴那內閣及左派共和黨、社會黨等立在對立的地位。他們的意見：主張西班牙應建立一個如法國樣的「守舊的布爾喬亞共和國」。他們常借口農工暴動之迭起，失業問題的嚴重，皮斯太的跌價，出入貿易的縮減，人民自由之喪失等攻擊阿柴那政府；尤其對於社會黨的參政，及農業法規的通過，表示不滿。所以他們曾有幾次要求阿柴那政府辭職。他們的右傾政策與宣傳，不但獲得地主及少數

守舊的人民的信仰，而且其黨與右傾的諸政黨間還有密切的結合。他們利用一切不滿現狀的失意分子，以隨其政治上的野心。他們把地主、商人、小資產階級在建立「布爾喬亞共和國」的口號下聯合起來。他們許天主教徒以「宗教的和平」，允許資本家以「建立守舊的共和國」。並且與皇黨及農黨合作。所以在日益右傾的西班牙政局中，牠的地位便日漸鞏固起來。

在一九三三年阿柴那的第三次內閣倒塌後，急進黨以右派的支持由羅魯出而組閣。但終因為在議會的勢力太小（只有九十二席），只有二十三天的短短的壽命，就倒塌了。但右翼政治勢力之擴大，已成爲不可否認的事實了，所以後來仍由急進黨另推巴里奧組閣。在他的內閣中，施行了解散議會的命令，並且與大資本家結合起來，企圖改造西班牙的政局。結果是瑪耳奇·約翰的越獄的事件發生了。在十一月十九日及十二月三日的議會選舉中，急進黨雖然利用一切政治鬭爭的

便利，也僅只獲得一百零五名議席。但是他們與右翼諸黨的聯絡是很密切的；在「反馬克斯」的口號之下，他們已成爲右翼諸黨的政友。而且當右翼諸黨的結合尚未完成，及大多數的民衆尙對右傾政策懷着惡感的時候，急進黨便成爲右翼政權的代理者，取得西班牙的政權了。在一九三四年羅魯第三次內閣的組成，就是右翼諸黨控制之下的急進黨的反動政權的建立。所謂中間派者，嚴格的說來不過是右翼政黨的較好聽的稱呼而已。除去黨的名稱不同外，急進黨與農黨及天主教行動派之間，並沒有多少差異。

此外的中間派政黨，在議會中佔有席位的尙有保守派共和黨、加達魯尼亞共和黨、獨立共和黨、聯邦黨、民主自由黨等。保守派共和黨是由著名的國粹論者莫拉所領導的。在一九三一年革命之前，因爲右傾諸勢力對於革命的投機，由莫拉組成了這有名的政黨。在革命之後，因爲柴摩拉的關係，莫拉曾被任爲柴摩拉

內閣的內務部長，後來因爲左翼勢力的壓迫，纔與柴摩拉一同辭職。後來該黨復分裂爲保守黨和進步黨；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共佔有二十一名議席（保守黨十八進步黨三）。

加達魯尼亞是西班牙新興產業的中心，所以政黨也特別的多。加達魯尼亞共和黨，完全是以該地的大資產階級爲中心的政黨。在阿柴那內閣時代，曾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阿柴那內閣中的海軍部長康潘（Companys），就是該黨的代表。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擁護共和反對君主政體的。所以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之前，該黨曾聲言：如果保皇黨獲勝，將立率大軍萬人攻入西班牙。選舉的結果，該黨獲得二十五名議席。

聯邦黨在阿柴那第三次內閣組成的時候，曾與政府立在合作的地位。阿柴那第三次內閣中新設的工商部長，就是爲該黨的代表羅加（Roca）預備的。在一九三

三年的議會選舉中，該黨獲得了二十五名議席。至於獨立共和黨，仰特柴摩拉總統的政治地位，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獲得八名議席。民主自由黨則因為右傾勢力之抬頭，也獲得九名議席。

在一九三三年革命之後，西班牙右翼諸黨的勢力幾乎完全消滅了。但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右翼竟獲得二百零七名議席；反之，左翼諸黨僅獲得九十四名議席。中間派諸黨依恃其投機的政策與右翼諸黨的援助，獲得一百七十名議席。在政治鬭爭的戰線日趨顯明的時候，西班牙政局之日益右傾，已成爲不可否認的事實了。目前右翼及中間派諸黨已在「反馬克斯」的口號之下聯合起來；而左翼諸黨仍然各走各的道路。總計反馬克斯派與馬克斯派勢力相較：約有八與一之比。所以左翼反抗政府的騷動雖不時發生，但沒有一次不被政府壓下。右翼諸黨的義勇隊及青年團，已成爲有力的武裝勢力了。而法西斯蒂運動，在西班牙也有



驚人的發展。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里維拉的餘孽薩提勞 (Calvo Sotelo) 和 希勒奧 (Sillo) 及 里維拉的兒子的當選，就是法西斯蒂勢力活躍的明證。在阿柴那 政府時代尚被取締的法西斯蒂黨徒，現在竟敢定名為「職團黨」穿着藍衫佩着「山之河谷」的徽章高傲的在瑪德里的大街上行走了。而左翼諸黨不但被擠出政府，而且失去了公開活動的機會。共產黨及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者，固然被禁止，就是投機的社會黨及其領導之下的 D. G. E. 也失去了合法的地位。目前內戰的恐怖正在西班牙的各地瀰漫着；在未來的西班牙政局中，或將有一次左右兩翼的大決鬪發生。到那時所謂中間派諸黨，只有走着右傾或瓦解的道路了。

## 六 當前的重大問題

近年來西班牙的政治鬭爭，已漸趨白熱化了。各黨派的不相調合，內閣之不斷的更迭，革命騷亂的發生：這一切都顯示着西班牙國內情勢之日趨嚴重。第三次的羅魯內閣，因為失去了右翼的支持，失掉了政權；桑貝圭雖暫時出來維持難局，但這並非說西班牙的政局將從此安定下去。因為作為西班牙政局不安的因素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沒有獲得解決，而且相反的日漸嚴重化起來。

存在於西班牙國內的重大問題，是經濟問題，國家統一問題，宗教問題，以及政治制度的將來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在世紀之前就嚴重的影響着西班牙國內政局的發展。一九三一年四月的革命，就是這些嚴重的問題所促成的。現在這些問題又達到更嚴重的階段。

西班牙的經濟問題，包括產業的現代化問題與農業問題。如我們在前面所已說過的：西班牙在自然富源上，並不是怎樣貧瘠的，在理論上牠也應當發展成爲現代化的工業國家。但因爲資本帝國主義及守舊的君主制度之經濟的及政治的諸種障礙，使牠變爲資本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其產業現代化的問題，也遭致了很大的失敗。加以世界經濟恐慌的襲擊，使西班牙的尙未發育完成的新興產業，遭受了很大的打擊。到現在，全西班牙的新興產業，差不多完全趨於破產了。這在別的國家，或者還可以利用軍事工業的發達的病態的刺激，暫時緩和經濟恐慌的激化，但在西班牙，第一次大戰是守中立的，在帝國主義積極備戰的今日，西班牙對於戰爭的興趣，仍是很黯淡。所以經濟恐慌在西班牙不能如別的國家樣，可以利用軍事工業的發展，獲得暫時的緩和。

西班牙的經濟恐慌，也如其他的國家一樣，是經濟制度的問題。勞力與資源

在西班牙都不感覺缺乏，困難的是西班牙的現行經濟制度不能運用其豐富的資源與廣大的勞力。西班牙在一九三一年的革命，一開始就不像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的革命一樣，以工業的社會化爲目標而推翻其舊的經濟制度。反之革命後的西班牙，在各方面仍然是十足的資本主義制度。所以資本主義制度內的一切矛盾與缺陷，也都完全出現於西班牙；當普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爆發後，西班牙自不能有所逃避了。不過西班牙如果欲獲得經濟恐慌的暫時的解脫，開闢國內市場也是較有效的辦法。在西班牙，二千萬左右的貧苦的農民，現在差不多完全失去了購買力；假如能夠增加這些貧苦的人們的購買力，或者能暫時救濟經濟恐慌的局。但這又與農業問題有重大的關係。

在西班牙，所謂農業問題，包括有土地問題與農業生產方法的改造問題。西班牙的土地分配，是很不平等的，在君主制度時代，大量的土地爲少數地主及貴

族、教士所私有，農民至多只能獲得用益權。在一八六零年時，國家沒收教會的財產爲國有，農民曾獲得少量的土地；但這少量的土地，也因為生產設備的不完全，漸漸失去了價值。結果是以可能的價格將土地售出。因此土地又集中到幾個新富豪的手裏。此後爲生活所苦的農民們，常不斷的要求重新分配其土地。但直到一九三一年的革命爆發，地主總不肯輕易放棄其土地的所有權。

在一九三一年革命之前，社會主義掀動了貧與富間的鬭爭；貧農希望徹底的沒收地主的土地。在革命之後，他們把一切的希望完全寄托到共和政府中；在他們的幻想中，生活的優裕在革命後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事情却絕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共和政府組成後，很快的便將革命拒之於千里之外。農民不但沒有獲得他們所幻想的土地，生活反更繼續惡化下去。他們因爲對於土地的飢渴，不久便掀起了大的騷動。在一九三一年的夏、秋兩季，就是共和政府成立之後的不

久，安達洛西、加第（Cádiz）與愛斯卓莫丟拉等地的農民，就爲着爭取土地與土地的生產品，發生了反叛的行動。直到一九三二年夏，這種騷亂還沒有得到解決。這種情勢，逼迫阿柴那政府向議會提出了農業法規。

阿柴那政府所提出的農業法規，因爲社會黨的支持，在議會中通過了。這一法規充分的表現出阿柴那政府的不徹底的特徵。雖然急進黨曾因爲這一法規之通過，而嚴厲指責阿柴那政府的左傾；但事實上這一法規僅僅是爲着應付安達洛西、加第和愛斯卓莫丟拉等地的尖銳化的土地問題而提出的，他正如阿柴那政府的其他政策一樣，完全是巧避問題之實際，企圖用投機去欺騙大眾。在這一法規中政府與大地主以充分的法律保障，請其以相當的價值售出其土地，地主們雖然在來源不明的名義下暫時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權，但國家仍與以領受土地價值的保障，使他們得到十足的賠償，就是說地主一變而爲保有大量資本的富翁了。在這種

情形之下，農民固然從壓迫者的手中獲得土地，但壓迫者並沒與農民以工具；並且貧苦的農民又無力去購買種子與肥料。這使農民們知道：只有土地不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的。他們不得已被迫去求援於高利貸的資本家，結果，從前的地主與城市的富豪，成爲農民的債權者；農民又重新成爲地主富豪支配之下的奴隸了。

作爲西班牙土地問題中心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制度的問題。西班牙有大量的耕地與農民，是歐洲有名的農業國家；但是在舊的經濟機構中，西班牙並不能逃出租餓與貧困。要解決西班牙的土地問題，重要的還是根本的改造舊的經濟機構，就是作農業革命。不過一九三一年的革命，根本就忽略了這一重要問題。在西班牙，雖然有人曾提出了平均地權的問題，但這也並沒有擺住問題的核心；因爲西班牙土地問題的解決，並不是將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就算完事的；主要的還是全經濟制度的徹底的改造。因爲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是不能防止土地的集中的

。並且歷史的事實證明了：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僅只是便宜了政府的官僚；對於農民的貧困的救濟，是沒有多少用處的。

在西班牙的農業問題中，還有生產方法的改造問題。現在西班牙的土地分配固然不很適當；而農業生產的無規律性也是加重經濟危機的重大原因。西班牙大部分的耕地是用作小麥的耕耘，而生產能力又很小。此後如果要改造西班牙的農業經濟，耕耘的合理化是很重要的。而且爲着產業現代化的完成，農業經濟制度之徹底的改造也很必要。不過守舊的西班牙農民，也正如革命後的俄國農民一樣，是固執的反對集體化的農業經營的。所以未來西班牙農業問題的解決，是很困難的。

國家的統一問題，幾世紀來就已成爲西班牙政治上的重大問題。西班牙建國後，本包有伊伯利安半島的全領域；在十七世紀時，葡萄牙脫離西班牙而獨立。



在十九世紀，西班牙在美洲及太平洋中的殖民地，也完全脫離西班牙的統治。在二十世紀的初頭，摩洛哥又發生了騷亂。自十七世紀到現在，大約有三個多世紀之久，西班牙的政局嚴重的爲國家的統一問題所苦惱。爲着保護國家的完整，西班牙整整有三個世紀之久是渡着戰爭的生活。在二十世紀的摩洛哥叛亂中，曾使西班牙的幾任內閣因此而倒塌，而君主政體的顛覆與里維拉獨裁政府的建立，也都與國家的統一問題有重要的關係。

現在作爲西班牙國家統一問題的中心的，是加達魯尼亞的獨立問題。這一問題雖然已經是舊的了；但直到現在仍然嚴重的妨礙着西班牙政局的安定。

加達魯尼亞是西班牙東北部與法國接壤沿海的一個地方；牠包括巴爾塞洛那（Borcelona）、吉洛那（Gerona）、里利達（Lerida）、托拉谷那（Tarragona）四州。這地方是西班牙新興產業的中心，保有豐富的資源，是西班牙最富裕的地方。

並且被認做西班牙文化的中心。在十八世紀初葉，人民就會享受過議會政治的自由生活。他是西班牙與法蘭西爭奪的中心；在人民生活的各方面，都不能與西班牙各地相融洽。尤其自西班牙的產業現代化開始後，隨着社會運動的發展，加達魯尼亞更成爲西班牙革命運動的中心。自一九零六年起，這地方就成爲政治變亂的要素。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的革命中，這地方會有很大的作用。一九三一年四月，西班牙共和國建立之前數小時，加達魯尼亞共和國就宣布成立了。同時加達魯尼亞的獨立問題，與工人運動，也更嚴重的威脅着新西班牙共和國的前途。當時瑪德里的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對於加達魯尼亞問題，曾主張由制憲會議去決定其自治。在一九三三年，加達魯尼亞的自治法案，就在阿柴那政府中通過了。雖然中央集權派對於加達魯尼亞的自治提出嚴重的抗議，但這並沒有阻止加達魯尼亞計畫成爲伊伯利安半島上一個獨立國家的野心。現在瑪德里政府正以深刺的注意留

心去應付加達魯尼亞的爭取更大的自由的要求。因為加達魯尼亞自治權的獲得，對於西班牙的統一問題，形成了更嚴重的危機。離心運動在西班牙已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尤其在嚴重的國際政局影響之下，英、法、意在地中海沿岸的野心，更加重了西班牙分裂的嚴重性。一九二三年的分裂運動，曾激起了里維拉的獨裁政權；在未來西班牙政局的演變中，國家的統一問題，也將成為重要的政治問題的一個。

宗教問題也是幾世紀來就支配着西班牙政局的演變的。這一問題在歐洲其他的國家，早在十九世紀就已大致解決了。現在爲着西班牙的前途，宗教問題的解決仍是必要的。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以前，西班牙教會在政治上握有很大的權力；在革命後，教會的勢力逐漸消滅了。革命後的民衆，焚燒過教堂與修道院，共和政府也曾使政教分離；但在事實上宗教的勢力仍然是潛伏存在着。阿柴那

政府並沒有徹底的消滅天主教的決心。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宗教的勢力又死灰復燃了。不但天主教的勢力在西班牙復活，而且還有以埃及為中心的伊斯蘭運動。這充分的表現出宗教問題在西班牙政治上的意義。宗教是阻撓西班牙進步的重要因素，是西班牙反動勢力的大集團；宗教勢力不消滅，西班牙的改造是很困難的。但消滅宗教的勢力，又必須要經過重大的犧牲與紛爭。

在西班牙政局的演變中，最後還有更重大的政治制度的問題，即西班牙政治制度的將來的問題。獨裁與共和跳着循環舞的宿命論的錯誤，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了；雖然在將來或者還有獨裁政權出現，但那絕不能說是與共和制度的循環。現在西班牙政局上反映出來的，顯然是右傾的勝利，但也不要忽略：這種右傾勢力的勝利，僅僅是在議會中表現出來，而在西班牙大多數的國民是不能利用議會的。所以一方有議會選舉中的右翼的勝利，同時全國各地仍然不斷的爆發着左翼

的罷工與騷動。

在西班牙，人們對於革命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是徹底的改造西班牙重新建立新的體制的布爾塞維克與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者的意見；一種是「依照社會進化的階段，目前變當使人民受德謨克拉西的訓練」的社會黨及左派共和黨的意見。後一種現在已證明是完全失敗了；但前者也沒有立刻就獲得大多數國民贊同的可能。所以革命的時機在西班牙雖已成熟，但成功却是比較困難的問題。

因爲在一九三三年議會選舉中右翼勢力的勝利，人們都高叫着將有右翼的政權再在西班牙出現。不過這終究有些近乎武斷。因爲阿柴那的左翼的投機政權，固然在西班牙大眾中失却了信仰，但西班牙大眾的政治觀念，無論如何是不能比四年以前更落伍。在四年之前，他們曾以很大的決心推翻了舊的政體；現在絕不能輕易將舊的復活過來。在不久以前，瑪德里的民衆曾用鎗打傷了奔馳街頭的

小里維拉；這位以建立法西斯帶統治於西班牙自命的少年政治家，的被刺，充分的說明了西班牙的民衆對於右翼的獨裁政權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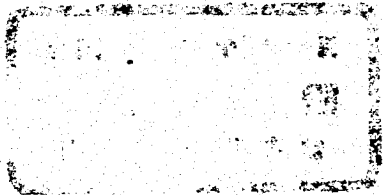
復辟運動，在西班牙現在又引起人們的注意了。從前因參加復辟運動而被逮捕的政治犯，最近經過柴摩拉總統的一紙命令完全釋放。亞豐鎮第十三重返瑪德里的醞釀正暗地裏積極的進行。右翼諸黨利用其在議會的強大的勢力，或者促成重建君主政體的可能。並且現在的柴摩拉總統，就是在一九三一年革命之前，代表右傾勢力參加革命的投機者。波旁王朝利用這許多便利，或者妄想恢復其在西班牙的政權。不過亞豐鎮並不像霍亨索倫或哈布斯堡兩家在德國或奧大利的國民中留有好的印象；所以波旁王朝復辟的事，並不是很容易的問題。

在西班牙政局的演變中，資本帝國主義的政治的經濟的野心仍有重要的作用。英、法、意這三個國家，都企圖在西班牙建立牠們的支配勢力；同時他們又都

嚴厲的阻撓西班牙的革命運動的發展。西班牙的支配者，爲着革命勢力的彈壓，在將來或者有右翼的獨裁政權出現；但左翼的反抗運動，也將必然更加激化。一九二三年的里維拉政府曾暫時彈壓下革命運動；但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運動也會將舊的制度推翻。這說明了左右兩大勢力在西班牙政治上的力的比重。西班牙將到那裏去？這須求決於左右兩大勢力的最後的決鬪之後。現在西班牙的國民甚至全世界的人們，都應當嚴密的注意這一問題的演變。

大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夏歷三月杪





1—2000

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

上海呂班路口

奈川書店發行

麥賽爾蒂羅路

全國各大書店代售

實價大洋二角



# 572

44269141

72

79141

ENC

55.10